

高级军事顾问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向守志上将 刘精松上将
吴铨叙上将 隋永举上将

新民晚报社
上海市国防教育基金会
联合主办

本报军事专刊部主编 | 第 363 期 | 2015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五 责编:钱 卫 视觉:竹建英 编辑邮箱:qianw@xmwb.com.cn

军界瞭望

B2
“好斗的乔”防止中东伙伴“反水”
B3
敌后抗战兵法之十 地道战
B4
点穴利器:“哈洛普”反辐射无人机

驻叙俄军持续密集空袭 昼夜出动打击极端组织

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 2 日表示,俄军战机在之前的两个昼夜间就进行战斗飞行 131 架次,摧毁恐怖分子的 237 处设施。此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表示,驻叙俄军战机在第一个月的空袭行动中出动 1391 架次,打击极端组织目标 1623 处,干掉了 28 个极端组织重要头目,协助叙利亚政府军

在拉塔基亚、伊德利卜、霍姆斯和首都大马士革等 5 个省份地区发动攻势,收复了 50 处人口密集区,总共 30 平方公里的国土。

据英国媒体报道,目前俄罗斯部署在叙利亚的军事人员约 1600 人,部署的空袭兵器包括 12 架苏-25 攻击机、12 架苏-24 轰炸机、6 架苏-34 轰炸机、4 架苏-30 战斗机、21 架直升机。



■ 部署在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俄罗斯空军苏-25 战斗机起飞执行任务 图 IC

美军赴叙参战是反恐绝招还是“政策膏药”

“政策膏药”缓解阵痛

早在 2013 年,奥巴马就表示美国不会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2014 年美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IS)目标展开空袭时,奥巴马依然说:“我不会让美军作战人员在外国土地上战斗。”然而,美国持续一年多的反恐空袭没能阻止 IS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扩张,美国扶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既不能抵挡 IS“蚕食”,又无力推翻叙利亚政府。时至今日,随着俄军参与反恐,特别是与叙政府军密切配合,依靠空地联合作战收复失地,美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地位正逐渐边缘化。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弗雷德里克·霍夫认为,缺少“地面帮手”的美国不得不改弦更张,出动少量特种部队支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和库尔德民兵,防止俄军和叙政府军在反恐行动中把这些亲美力量一起消灭掉。不过,霍夫同时指出,少量美军特种部队无法扭转整个叙利亚战局;“这种措施如同‘政策膏药’,只能起到有限作用罢了。”

外界分析,美军此番进入叙利亚并非直接与 IS 作战,而是为当地盟友提供军事训练和作战指导,至多为航空兵提供目标指示和联络服务。英国路透社分析称,美国特种兵在叙利亚行动可能会受到很大钳制,因为当地亲美武装不仅组织涣散,而且忠诚度差。库尔德民兵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土耳其一直反对军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许下“不再卷入海外地面作战”的诺言,但一支约 50 人的美军特种部队却于数日前进入叙利亚北部,支持当地反政府武装和库尔德民兵打击极端组织。有分析人士指出,纵观美国近 30 年来的海外作战行动,几乎都能找到特种部队的身影,可见其对特种作战力量的倚重,然而这样做真的能“立竿见影”吗?



■ 美国特种部队很可能担任协调地面部队和空中打击支援的联络员

援叙利亚库尔德人,担心库族武装强大起来会破坏国内的安全稳定。这就使依赖土耳其提供后勤支援的美军必须考虑土耳其的立场,不敢增大对库尔德民兵的援助。

“手术刀”有难言之隐

尽管入叙作战“前景灰暗”,但特种部队毕竟是奥巴马政府能向海外反恐战场投送的“最佳武力”。正如一名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在中东

反恐作战需要的是能够定点清除的“手术刀”,而非进行大规模部署的“铁锤”。事实上,特种作战司令部是军费缩减背景下,美军少有的全面扩编单位,其麾下的特种兵和文职人员已达 6.6 万人,活动触角延伸到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要扮演“手术刀”,美军特种部队必然要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与战备。据英国《战斗与生存》杂志介绍,在集训和战备期间,美特种部队实

行“1 小时归队”制度——无论队员身在何处,接到命令后都必须在 1 小时内归队。有意思的是,美军条令对军人着装严格规定,却允许一线特种兵从实战出发突破条令。例如,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军特种兵可以留长发和大胡子,军装和便装可以混搭,乍看起来像“乌合之众”。这些“弹性规定”为特种兵执行侦察、突袭、情报搜集等任务提供了便利。他们还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和任务需求对武器进行改造。

虽然美军特种部队名声在外,但五角大楼也承认存在不少隐患,特别是“种族单一”现象对海外行动造成严重影响。以海豹突击队为例,753 名军官中只有 8 名非洲裔,2242 名士兵中只有 45 名非洲裔;绿色贝雷帽部队的 1494 名军官中有 85% 是白人,非洲裔军官仅 4.5%,5947 名士兵中白人占 86%,非洲裔仅 5.4%。在更高级的指挥岗位上,更是“白茫茫一片”。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如此重要的部队,其人员构成必须反映国家的需要”。陆军上校米歇尔·哥本哈夫认为,卡特所说的“国家需要”是指特种部队需要在全球各地执行任务,其成员也必须“多样化”。

特战反恐“审慎而行”

美国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中心副主任塞斯·琼斯认为,美国将持续面临来自北非、中东与南亚的恐怖组织威胁,其中以“基地”

组织和 IS 威胁最甚。鉴于威胁持续存在,美国的反恐策略必须纳入军事、情报、财务、司法、外交与其他部门力量,尤其是军方掌握的特种部队将在许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琼斯指出,帮助伙伴国建立治安机构和安全部队将逐渐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首要职责。就以往经验而言,受到恐怖威胁的一些国家正是在美国特种部队的帮助下,才能提升内部安全能力,从而防范恐怖袭击。此外,特种部队能策划秘密突袭、逮捕或歼灭恐怖分子、重挫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以无人机、固定翼军机或直升机执行空袭行动;运用心理战削弱其行动能力;搜集和分析恐怖组织的情报(位置、战斗力与意图),并与当地部落接触交往。

但琼斯也警告美国政府,不能过于醉心特战反恐,否则存在很大风险。首先,一味使用特种部队干涉他国事务,不仅会带来一系列政治麻烦,还会被视为“侵略者”,遭到当地人的敌视。其次,特种部队的“低使用门槛”,会令美国主政者失去对战争的敬畏,迷信能依靠秘密战管控世界,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琼斯建议美国政府在动用特种部队反恐之前,需要准备一揽子配套措施,“让特种部队与其他机构形成最合理的组合,而不是像打塔罗牌那样换来换去。” 罗山爱

热点聚焦